

金 麦 穗 丛 书

燃烧在 西天边的灯

■ 刘 清 林

大众文

燃烧在西天边的灯

刘清林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·北 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燃烧在西天边的灯/刘清林著. - 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
2001.5

(金麦穗丛书/河南省作家协会编)

ISBN 7-80094-981-8

I. 燃...

II. 刘...

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19831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)

邮编:100021

河南安阳新华(企业)集团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11.5 字数 2386 千字

200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6 月河南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-1000 套

全套定价:188.00 元

本册定价:12.80 元

序

井自林

我与刘清林同志虽然都在组工战线上工作，但接触的并不多。因为我长期工作的地点淅川县比较偏远，是南阳盆地的西天边，也比较贫困，是国家重点扶持县，而他在市委组织部党员电化教育中心工作，经常接触的是先进的县市、富裕的单位、优秀的人物，由于工作对象、性质以及环境有许多不同，所以我们相互之间接触机会很少。今年5月份，由于工作需要，我们结合在了一起，使我有机会不但解读了他的人生，更先大家一步研读了他的作品。

刘清林同志在西藏工作的十几年里，创作了不少的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等军旅作品。1989年转业回到内地后，一心扑在党的电化教育工作上，采访撰写了50多部电视专题片解说词和一些纪实性文学作品，其中《走进杏山村》在《南阳日报》上发表后影响很大。而这本集子收录的仅是他在西藏军旅生涯中发表过的小说作品。

我是组工战线上的一个老兵，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。读着刘清林的作品，像是找着了理解他人生的解码器。文学的

风格体现了一个作者的人格，他的作品中时时透出的“牺牲自己，照亮别人，与人为善，无私奉献”的精神品格，实际上也是刘清林同志高尚人品的真实写照。

这本集子描写的人物，是以西藏这一特殊环境为背景的，但读后总感觉着描写的也像是我们浙川。这或许是因为西藏、浙川都是“边缘”：一个是祖国的西天边，一个是南阳的西天边，同样的遥远偏僻，同样的贫穷艰苦。为了“边缘”的发展和建设，这里长期生活着一代又一代的开拓者。他们个个都像燃烧在西天边的灯，为事业在长明，为挚爱在永生。

2002年5月于南阳市

(井自林，中共浙川县委组织部副部长)

目 录

燃烧在西天边的灯.....	(1)
边缘	(45)
副连长高忠跃	(66)
鉴定	(76)
开“高压机”的人	(88)
丁锅儿	(94)
幸福的夜晚是痛苦的	(100)
伙伴.....	(105)
认“家门儿”.....	(107)
吵架.....	(110)
一锤定音	(112)
附:刘清林的故事	杨晓敏 张晓儒(115)
刘清林与他的“神灯”	涂自然(133)

燃烧在西天边的灯

第一章

在这奇特的环境里，正在升起一种奇特的迷雾。它是灰黄色的，好像朽木燃烧时冒出的黄烟。更像满身黄毛的魔鬼，爬在雪山上，窥视着向西天边走去的太阳。起初，葛场长他们并没有发现这一迹象。

此时，夕阳照样散发着强烈的光和热。天空像往常一样豪情奔放，单调赤裸，没挂一丝白云。湛蓝的穹窿压抑着周围立体的山峰，覆盖着山脚下一望无际的原野和大片大片的菜

地。奔腾的雅鲁藏布江像一条滚动的巨龙，沿东面的山脚向东南面的峡谷、雪山和雾的世界中扑去。江那边是陡峭的悬崖，江边是一片堆满石砾和长着一簇簇高原红柳的沙滩——也算是河床。河床这边就是边防某团农场的菜地。

经过阳光的曝晒，菜地表面像烤焦的肥肉一样裂开了条条小口，卷起了簿簿的灰白色的土皮。傍晚浇在莲花白根旁的肥料，水分渗进土壤，稠糊糊的粪便像片片烂铁皮一样毫无生气。强烈的紫外线把莲花白的叶子涂抹成了紫黑色。

傍晚，他们在施肥。二百公斤的大汽油桶凿开一头，算是粪桶。桶梁是用钢筋弯制成的。马粪、人粪和化肥在里面搅拌后，用一根碗口粗的木棍抬到菜地里，再用钉着木棍的罐头盒一下又一下地舀出来，准确适量地浇在每株莲花白的根旁。浇粪时一定比往茶缸子里打稀饭还要认真。

刚浇在菜根旁的粪，散发着强烈的恶臭味。周围的空气和雪山保持着相对的平衡。农场这个不规则的盆地里一丝风也没有，闷，臭气熏熏。

夕阳已经落下去了。浓雾由土黄色变成了灰白色。葛场长他们发现时还以为是雪崩。它的确像雪崩一样滚下山峰，塞满峡谷，吞没了东面的半个天空。它活像一个披着白发的怪物，一头全身长着白毛的猛兽，铺天盖地的向葛场长他们扑来。

浓雾来到面前的一瞬间，他们看到了：像一堵开始坍塌冒着尘烟的城墙；闻到了：有种海洋里的鱼腥味；也感触到了：脸上像蒙了一层海藻，湿漉漉的，滑腻腻的，谁也看不清谁的脸。

“不好，要下冰雹！”葛场长丢掉手中的家伙，“同志们，

按以前分工快去点灯，烧火，放炮……”

“点灯哟！……”

“烧火哟！……”

“放炮哟！……”

战士们像是听到了投入战斗的紧急哨音，纷纷丢掉手中的粪桶、木杠、罐头盒，发疯似地向场院跑去。

白色的夜里，对面看不见人。雾里，编织着脚步的鞭炮，流淌着声音的长河。

在祖国万花筒一样的山水画廊里，这幅平均海拔四千多公尺的高原山水，并不招人显眼，甚至被误认为是“世界第三极”。其实，它是一个多姿多彩的地方，一个神秘莫测、千变万化的地方。就说气候吧，这里虽没有内地那样明显的春夏秋冬之分，但山上和树上又无时不凝结着气候的层次。这种高原气候很适应蔬菜的生长，也会给蔬菜带来毁灭性的灾难——雹雨的突然袭击。为了防备这种灭顶之灾，当地群众采用了两种土办法：一是在山顶上燃爆用罐头盒装满炸药的土炮；二是在地边燃起堆堆篝火。这种土办法与驱云防雹的火箭相比，差之甚远。葛场长则“土”“洋”结合，在重点发挥篝火、土炮的基础上，又发明创造了驱云防雹的天灯。灯杆是用五根高大的圆木连接而成的，顶端安装有滑轮，上面吊了一个装满废油的二百公斤的大汽油桶。此时，负责点灯的战士正在向上爬着。

负责点篝火的战士全都抱着柴草，跨上了来不及备上鞍具的马背，策马飞跑着。

“回去，你们都给我回去！”葛场长一把抓住一匹马的笼头，“你们会迷路的，会被冰雹打死的！”

葛场长名叫葛根，四十五岁左右。二十多年的高原生活，特别是在农场劳动时的风刮日晒，造就了一张标准的高原型脸庞，长相与实际年龄有着天大的误差。

被抓住的这匹黑马站在雾中，像是拦路的妖魔。骑在马背上的战士叫张小明。他左手拉住缰绳，右手抱住柴草。黑马不耐烦地跳跃着，若不是与葛场长有种特殊的感情，一准会傲慢地冲出这种不屑一顾的阻拦。

黄豆大的雪籽籽开始噼里啪啦地往下落了，打在脸上很疼，打在菜叶上一穿一个洞，打在泥土中像射来的子弹一样噗噗直响。

“葛场长，快放开我，不然会把你冲倒的，它会拉断你的胳膊，踩烂你的头骨……”

嘭，嘭，嘭……

土炮在场院后面的山包上爆炸了。一声声的炮响极为沉闷，像是滚动在天边的闷雷。这种剧烈的震荡，使周围凝固的冷气有节奏地翻滚了。

啪，啪，啪……

农场四周，用野毛竹和干树枝燃起的篝火越烧越旺。

呼咚，呼咚，呼咚……

天灯点着了。用汽车、拖拉机的废汽油、废柴油、废机油、废黄油混合而成的燃料，在吊在半空中的二百公斤的大汽油桶里燃烧着，冒着黑烟的巨大的火焰，像爆炸了的原子弹和氢弹一样冲向天空。

雾被燃着了。天被烧红了。

整个农场爆发出的声音和热量，使大地颤抖了。

第二章

半夜，可能是劳累过后又着了凉，张小明被干渴和头痛折磨醒了。他爬起来，点着油灯，在舀水的罐头盒中放了一把茶叶，冲上开水，在油灯上煮沸。苦涩的茶叶水喝进肚里，感冒病毒随着汁水从全身的各个部位冒了出来。渴止住了，头不痛了，躺在床上再也无法睡着了。

就这样他一直待到了第二天早上。睡在大通铺上的十几个人以及胡乱堆放在木屋中的劳动工具，从黑暗中露出了朦胧的轮廓。随着窗子上的白灰色光亮的加深和扩散，木屋里的一切已从朦胧中现出了原形。时间老人在木窗上涂上了一层金黄。他提前起了床。

走出木屋，首先迎接他的是一缕金色灿烂的阳光。

阳光像颤抖的钢针插在岩石上，这使他鼻子和眼睛很不舒服，蓦地全身血管和骨髓里有一股浪潮在滚动。他仰起脸，急切希望这种浪潮很快猛烈撞击在鼻黏膜上，并且发出一声愈大愈好的轰响。接连打了几个喷嚏后，他的精神清爽多了。周围的山也像刚打过喷嚏一样变得十分开朗舒爽起来。

昨夜的雾气像肥皂水，把空气洗涤得极为清静。空气更加稀薄了，透明度好到了极点。山顶上堆积的雪显得格外晶莹，雪线下赤裸的山腰湿润油滑，而山脚下郁郁葱葱的植物像刚从水中捞出来一样。这境况使他想起了头扎羊肚手巾，穿着粗布织成的老蓝裤子，迎着太阳赤臂走来的老农的形象，若不是在山脚下的菜地里发现了一个使他震惊的现象，他还会继续地看下去、想下去。这是一团团黑色的东

西，显然是被昨晚的迷雾和冰雹驱赶来的。是野牛？还是失去主人的牦牛？它大概有五十来头左右，大小都算在内；各种各样的形象，统一灰黑的毛色，仿佛是一片冰雹到来之前的乌云。

他从马圈里牵出了那匹黑马。里面还有十二匹拴在槽头上，这些马是在当年反击战中的幸存者，臀部上的编号像战士们得姓名一样牢。这匹黑马是 670 号。

这些马来到农场时，随身带来的还有各自的档案和一副比较高级的鞍具。档案与战士们的档案放在了一起，由葛场长统一保管着。鞍具像战士们的被子和大衣一样整整齐齐地一字摆在鞍具架上。马、档案与鞍具上的号码是统一的。

黑马备上鞍具后，激动得有点颤抖了。仿佛又要身临战场。在马厩里它就嗅出了这群不速之客的到来，备上鞍具它已领会了这次出征的意图。

他没有抄田地中的小径向牦牛群直接冲去，他担心这样牦牛受惊炸群后，莽撞地窜入东面的江水里。他策马在河床与菜地之间的荒地上。

江水的流动声被马蹄敲打草地的咚咚声压了下去，像轰响的牛皮大鼓压去了一切乐器的音响一样。这是一片密集的小草与腐烂的草根虬结的草皮，这种草皮像葛场长手上的老茧一样，一层又一层逐年在加厚。踩上去很柔软，好像草皮底下是空的一样。草地并不平坦，有时候甚至像干涸的沼地。也不单调，一片片地簇拥着粗硬的刺刺菜和其它一些叫不出名字的蒿草。

一丛水草的后面，突然飞起一群野鸭，仿佛一枪打出来的那么快。紧接着在附近的草丛里以及远处的江边，又一群

野鸭和黑顶鹤腾空而起。鸭是黄的，鹤是灰的，像彩云一样布满了天空。大黑马猛然回蹄扣地，像狗一样虎坐了下来，浑身颤抖着，接二连三的喷鼻子呼气。

张小明这才发现他们被一弯泥潭拦住了去路。泥潭里的死水闪着蓝光。周围黑色的烂泥像麻脸一般，成千上万的小窟窿一个挨一个地密集在一起。一动不动的水草像溺水女人的头发一样散乱，给人一种恐怖与死亡的感觉。黑马比张小明更清楚这一点。

张小明看了看这湾泥潭的宽度和长度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真倒霉，看来是没法过去了！”

更倒霉的事立即应声而来了。他的话像是发布的一道命令一样，蓦地大黑马没有了四条腿，几乎是拖着肚子在往前走，烂泥像水波那样分了开来，它尽力划动着四蹄，仿佛游泳那样向前进，直到踩上坚实的土地。“真是匹有本事的好马。”张小明十分感动。想起了它是久经战场的，负过伤，立过功，骑这样的马一准能取得胜利。

涉过这湾泥潭，又向前跑了一阵。他想：喊叫一声准能传到牛群里的，于是，他一边继续往前跑，一边大声喊叫着：“杀——杀——杀……”企图把它们赶走。然而，这群牦牛经过一阵小小的慌乱后接着表现出的是惊人的镇静。它们像是听到了某种口令一样全部调转了头，竖起犄角，怒目圆睁。

大黑马立足不前，张小明也觉得有些不祥。他们都一动不动，更加疑虑重重。

大黑马与牦牛群相距百十米。牦牛遭受的各类伤残简直让人目不忍睹。昨夜的冰雹把它们的背上打得青一块，红一

块，少皮没毛。脖子下，肚腹下未遭冰雹袭击的长毛结着血红的冰茧。在昨晚的逃命中，有的断了骨头，有的好像是摔了不少的跤，身上留下很大的伤疤。

农场里其余的人们，骑着马从菜地里径直冲了过来，有的拿着铁锹，有的提着棍棒。

牦牛群被这不友好的举动激怒了。拧起尾巴，哞哞地叫着，向张小明冲来，向葛场长他们冲来。顷刻，菜地里充满着叫喊和喧嚣；这简直是一场战争：蹄声，命令声，咒骂声，奔跑声，冲撞声，摔倒声……

一块一块的菜苗毁灭了，战士们的生命受到威胁。但是，他面对这样凶猛的畜牲也无计可施。他那还没有被怒气冲昏的头脑里猛然浮现了红的暗示。于是他一边躲避着暴怒的冲击，一边脱掉了上衣……

他左手拉住马缰绳，右手舞动着红背心，赤裸着上身，率领着这群畜牲向南面的山坡上跑去。

山被立体气候截然不同地划分着，界限是那样的明朗。春夏秋冬各持一方，互不相让。山脚下的花草和树林与山顶的白雪、山腰中的荒芜形成鲜明的对比。

张小明一点也没有想到这场“战争”是决计不能打的，无论哪一方受到损失都责任重大。但现在，战友们的生命，藏族牧民的牦牛保全了，他的生命拴在了牦牛角上。

第三章

张小明被抬上汽车，往团卫生队送时，曾苏醒过。有那么一会儿，他像临死前回光反照一样清醒。

他突然想起来了，就像丛林中出现了一片开阔地。他记得：红背心甩在了一头牛的犄角上，拨马返回时被牛抵了……

“别人受伤了没有？我的马怎样……”又一次阵痛使他昏迷了过去。他的右胳膊摔断了，左边锁骨也从肉里穿了出来，左边的脑袋和肋骨也在流血。

大黑马的腹腔被一头公牛的犄角刺穿了。倒在地上时，像推倒的大理石墓碑一样沉重。哀鸣，痛苦的痉挛，随着他的昏迷而消失。

葛场长他们把张小明送走后，紧接着是清理大黑马的鞍具、档案，开追悼会，掩埋它的遗体。在这纸张奇缺的情况下，他们收集了罐头盒的包装纸和五颜六色的烟盒纸扎了个大花圈。并且还从大通铺上折下了一块木板做了块墓碑。碑上用大黑马流出的血书写着七个大字：牺牲何止在战场。

这天晚上，他们刚睡下不久，又都陆陆续续地起了床。披着大衣，向场院后面的山坡旁走去。葛场长一直就坐在那里，同静静地躺在泥土中的大黑马做伴，互相诉说着心声。

夜幕上繁星灿烂，碧空中清新如洗。稀薄的空气，大大缩短了繁星与大地的距离，仿佛天与地融在了一块。在这蓝色明亮的夜晚，远处的山，场院的木房，近处的墓丘、墓碑都变得模糊了，每一样东西的轮廓连在一起，像是沉浸在了海水中。既像是在地下，也仿佛在天上。这是一个昏暗的变幻不定的夜，寒气逼人的风，一阵一阵地吹过，送来田里粪肥的臭味。寒风任意地扫着树枝、菜叶和草梗，发出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声。远处的江边不时传来一两只水鸭的扑翅声，一只夜鹰在背后的山上突然一声长鸣，既悲怆，又凄凉！

夜鹰的惊叫使葛场长猛一颤抖。他的精神和肉体完全麻木了。他已经这样盘脚搭手地坐了几个小时了，嘴紧闭着，干涩的眼睛睁得大大的。但思绪像拉直了的弹簧一样僵硬，似在沉思，实际什么也没想。像部跳片子的电影放映机一样，没留下任何痕迹。

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供他思考的。进藏途中的艰苦生活，当年自卫反击战中的英雄事迹，在农场中的平凡而伟大的生活，尤其是他的人生和命运……

他人生的道路是极为曲折的，他的命运是极为残酷和多艰的。他是革命的后代，父母在他出生不久就壮烈牺牲了，从小像一匹马驹一样寄养在一家杨姓膝下；早在二十多年前，感于恩德他和一名藏族姑娘结了婚，但是，他后来与她断绝了关系，再后来又利用汇款的方式保持音讯的来往；早在二十多年前，他就被破格地提为副连长，但至今还是一名副连职场长。

人生啊！命运啊！

没有回声，也不可能有回声。

蓝色的夜，白色的夜，寒冷的夜。高原的气候比葛场长的经历还要复杂。

简单化多好，为何要这样复杂？

第四章

他们与畜牲的争战是痛快的，但争战留下的创伤是痛苦的。大黑马的牺牲，张小明的伤残，大片菜地的毁坏。

这几天活路是紧张的，首先把几块缺了苗的地补栽齐。

由于没有统一整体的墒情，补苗简直像在江边的砾石滩上种菜一样困难。那块布满蹄印，看一眼都痛苦的菜地，又重新浇了一次水，利用一整天的时间艰难地翻了过来。

火烧火燎的太阳烤在新翻的土地上，松散油润的泥块冒着腾腾的热气。认真观察，这种热气是有形的，像树木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湖水中一样。

葛场长在耙地，其余的人们在耙过的地上理沟打畦。上烤下蒸，热得要命。人们多半是穿着衬裤、衬衫在干活。有几个人则披着棉衣。棉衣油光光的，像铁打的一样硬，当体外热变高于体内热变时，披上这种棉衣的确有科学的道理；葛场长则相反：浑身上下只穿了一件军用裤头，他那特有的粗涩黑硬的皮肤顶得住阳光的曝晒。

他左手拉着撇绳，右手拿着马鞭，跟在木耙的后面。耙是用两根粗大的方木平排在一起做成的，上面又压着三麻袋沙子。这样才能把地中高处的土撵走，把低处的坑填平。

刚犁过的地很松，他们像在泥潭中爬行一样，两匹马累得全身是汗，大喘着粗气。其中的一匹黄马步履极为艰难。葛场长发现这匹马没毛的后腿在打颤。蓦地，他的心像刺进了两根钢针一样疼痛难忍。

泥土在他的眼前变成了一片冰河……

那匹臀部上标着 507 号的黄马也像今天这样大喘着粗气，颤抖着四蹄在冰河行走着。他骑在马背上，听着“咔嚓”“咔嚓”的破冰声，他的心像坚冰一样碎了。

那次他是单独执行一项紧迫的联络任务。在刻不容缓的情况下，他还是撕破了衬衣和衬裤，流着眼泪，对这匹流着鲜血的马腿进行了认真的包扎。